

## 卷第三百九十四 雷二

陳鸞鳳 建州山寺 蕭氏子 周洪 蕭浣 僧文淨 徐智通 雷公廟 南海 陳義  
葉遷韶 元稹（「稹」原作「積」，據明抄本改） 裴用 東陽郡山 段成式伯 智空  
陳鸞鳳

唐元和中，有陳鸞鳳者，海康人也。負氣義，不畏鬼神，鄉黨咸呼為後來周處。海康者，有雷公廟，邑人虔潔祭祀。禱祝既淫，妖妄亦作。邑人每歲聞新雷日，記某甲子。一旬復值斯日，百工不敢動作。犯者不信宿必震死，其應如響。時海康大旱，邑人禱而無應。鸞鳳大怒曰：「我之鄉，乃雷鄉也。為神不福，況受人奠酌如斯，稼穡既焦，陂池已涸，牲牢饗盡，焉用廟為！」遂秉炬爇之。其風俗，不得以黃魚彘肉，相和食之，亦必震死。是日，鸞鳳持竹炭刀，於野田中，以所忌物相和啖之，將有所伺（「伺」原作「祠」，據明抄本改）。果怪雲生，惡風起，迅雷急雨震之。鸞鳳乃以刃上揮，果中雷左股而斷。雷墮地，狀類熊豬，毛角，肉翼青色，手執短柄剛石斧，流血注然，雲雨盡滅。鸞鳳知雷無神，遂馳赴家，告其血屬曰：「吾斷雷之股矣，請觀之。」親愛愕駭，共往視之，果見雷折股而已。又持刀欲斷其頸，齧其肉。為群眾共執之曰：「霆是天上靈物，爾為下界庸人。輒害雷公，必我一鄉受禍。」眾捉衣袂，使鸞鳳奮擊不得。逡巡，復有雲雷，裹（「裹」原作「哀」，據明抄本改）其傷者，和斷股而去。沛（「沛」原作「雖」，據明抄本改）然雲雨，自午及西，涸苗皆立矣。遂被長幼共斥之，不許還舍。於是持刀行二十里，詣（「詣」原作「諸」，據明抄本改）舅兄家，及夜，又遭霆震，天火焚其室。復持刀立於庭，雷終不能害。旋有人告其舅兄向來事，又為逐出。復往僧室，亦為霆震，焚熱如前，知無容身處，乃夜秉炬，入於乳穴嵌孔之處，後雷不復能震矣，三暝然後返舍。自後海康每有旱，邑人即釀金與鸞鳳，請依前調二物食之，持刀如前，皆有雲雨滂沱，終不能震。如此二十餘年，俗號鸞鳳為雨師。至大和中，刺史林緒知其事，召至州，詰其端倪。鸞鳳云：「少壯之時，心如鐵石。鬼神雷電，視之若無當者。願殺一身，請蘇萬姓，即上玄焉能使雷鬼敢騁其凶臆也！」遂獻其刀於緒，厚酬其直。（出《傳奇》）

## 建州山寺

唐柳公權侍郎，嘗見親故說：元和末，止建州山寺。夜半，覺門外喧鬧，潛於窗櫺中窺之。見數人運斤造雷車，宛如圖畫者。久之，一嚏氣，忽門暗，其人雙目遂昏。（出《酉陽雜俎》）

## 蕭氏子

唐長慶中，蘭陵蕭氏子，以膽勇稱。客游湘楚，至長沙郡，舍於仰山寺。是夕，獨處撤燭。忽暴雷震蕩簷宇，久而不止。俄聞西垣下，窸窣有聲。蕭侍膂力，曾不之畏。榻前有巨槿，持至垣下。俯而撲焉，一舉而中。有聲甚厲，若呼吟者。因連撲數十，聲遂絕，風雨亦霽。蕭喜曰：「怪且死矣。」迨曉，西垣下睹一鬼極異。身盡青，偃而庠。有金斧木楔，以麻縷結其體焉。瞬而喘，若甚困狀。於是具告寺僧觀之。或曰：「此雷鬼也，蓋上帝之使耳。子何為侮於上帝？禍且及矣。」裡中人具牲酒祀之，俄而雲氣嘖嘖，自室中發，出戶昇天，鬼亦從去。既而雷聲又興，僅數食頃方息。蕭益益銳，裡中人皆以壯士名焉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## 周洪

唐處士周洪云。寶歷中，邑客十餘人，逃暑會飲。忽驟風雨，有物墮如攫，兩目睽睽，眾驚伏於床下。倏忽上階周視，俄失所在。及雨定，稍稍能起，相顧，但耳悉泥矣。邑人云，向來雷震，牛戰鳥墜，而邑客止覺殷殷然。（出《酉陽雜俎》）

## 蕭浣

唐蕭浣，初至遂州，造二幡剎，施於寺。齋慶畢，作樂。忽暴雷震剎，俱成數十片。至來歲雷震日，浣死。（出《酉陽雜俎》）

## 僧文淨

唐金州水陸院僧文淨，因夏屋漏，滴於腦，遂作小瘡。經年，若一大桃。來歲五月後，因雷雨霆震，穴其贅。文淨睡中不覺，寤後唯贅痛。遣人視之，如刀割，有物隱處，乃蟠龍之狀也。（出《聞奇錄》）

## 徐智通

唐徐智通，楚州醫士也。夏夜乘月，於柳堤閒步。忽有二客，笑語於河橋，不虞智通之在陰翳也。相謂曰：「明晨何以為樂？」一曰：「無如南海赤巖山弄珠耳。」答曰：「赤岩主人嗜酒，留客必醉。僕來日未後，有事於西海，去恐復為縈滯也。不如只於此郡龍興寺前，與吾子較技耳。」曰：「君將何戲？」曰：「寺前古槐，僅百株。我霆震一聲，剖為纖莖，長短粗細，悉如食箸。君何以敵？」答曰：「寺前素為郡之戲場，每日中，聚觀之徒，通計不下三萬人。我霆震一聲，盡散其發，每縷仍為七結。」二人因大笑，約諾而去。智通異之，即告交友六七人，遲明，先俟之。是時晴朗，已午間，忽有二雲，大如車輪，凝於寺上。須臾昏黑，咫尺莫辨。俄而霆震兩聲，人畜頓踣。及開霽，寺前槐林，劈斫分散，布之於地，皆如算子。大小洪纖，無不相肖。而寺前負販戲弄觀看人數萬眾，發悉解散，每縷皆為七結。（出《集異記》）

又 洛京天津橋，有儒生，逢二老人言話，風骨甚異。潛聽之，云：「明日午時，於寺中鬥疾速。一人曰：「公欲如何？」一人曰：「吾一聲，令寺內聽講驢馬盡結尾。」一人曰：「吾一聲，令十丈幡竿盡為算子，仍十枚為一積。」儒生乃與一二密友，於寺候之。至午，果雷雨。霹靂一聲，客走出視，驢馬數百匹盡結尾。一聲，幡竿在廊下為算子，十枚一積。（出《錄異記》）

## 雷公廟

雷州之西雷公廟，百姓每歲配連鼓雷車。有以魚彘肉同食者，立為霆震，皆敬而憚之。每大雷雨後，多於野中得蠶石，謂之雷公墨。叩之鈔然，光瑩如漆。又如霹靂處，或土木中，得楔如斧者，謂之霹靂楔，小兒佩帶，皆辟驚邪；孕婦磨服，為催生藥。必驗。（出《嶺表錄異》）

## 南海

南海秋夏間，或云物慘然，則見其暈如虹，長六七尺，此候則颶風必發，故呼為颶母。見忽有霹靂，即颶風不作矣。舟人常以為候，預為備之。（出《嶺表錄異》）

## 陳義

唐羅州之南二百里，至雷州，為海康郡。雷之南瀕大海，郡蓋因多雷而名焉，其聲恒如在簷宇上。雷之北高，亦多雷，聲如在尋常之外。其事雷，畏敬甚謹，每具酒餼奠焉。有以彘肉雜魚食者，霹靂輒至。南中有木名曰棹，以煮汁漬梅李，俗呼為棹汁。雜彘肉食者，霹靂亦至。犯必響應。牙門將陳義傳云：「義即雷之諸孫。昔陳氏因雷雨晝冥，庭中得大卵，覆之數月，卵破，有嬰兒出焉。日後日有雷扣擊戶庭，入其室中，就於兒所，似若乳哺者。歲餘，兒能食，乃不復至，遂以為己子。義即卵中兒也。又云：「嘗有雷民，畜豕，其耳十二。每將獵，必答犬，以耳動為獲數。未嘗偕（「偕」原作「王」，據明抄本改）動。一日，諸耳畢動。既獵，不復逐獸。至海旁測中嗥鳴。郡人視之，得（「得」字原「闕」，據明抄本補）十二大卵以歸，置於室中。後忽風雨，若出自室。既霽就視，卵破而遺甲存焉。後郡人分其卵甲，歲時祀奠，至今以獲得遺甲為豪族。或陰冥雲霧之夕，郡人呼為雷耕。曉視野中，果有壟跡。有是乃為嘉祥。又時有雷火發於野中，每兩霽，得黑石，或圓或方，號雷公墨。凡訟者投牒，必以雷墨雜常墨書之為利。人或疾，即掃虛室，設酒食，鼓吹幡蓋，迎雷於數十里外。既歸。屠牛彘以祭，因置其門。鄰里不敢輒入，有誤犯者為唐突，大不敬，出豬牛以謝之。三日又送，如初禮。又云。嘗有雷民，因大雷電，空中有物，豕首鱗身，狀甚異。民揮刀以斬，其物踏地，血流道中，而雷益厲。其夕凌空而去。自後揮刀民居室，頻為天火所災。雖逃去，輒如故。父兄遂擯出，乃依山結廬以自處，災復隨之。因穴崖而居，災方止。或云，其刀尚存。雷民圖雷以祀者，皆豕首鱗身也。（出《投荒雜錄》）

## 葉遷韶

唐葉遷韶，信州人也。幼歲樵牧，避雨於大樹下。樹為雷霹，俄而卻合，雷公為樹所夾，奮飛不得遷。韶取石楔開枝，然後得去。仍愧謝之，約曰：「來日復至此可也。」如其言至彼，雷公亦來，以墨篆一卷與之，曰：「依此行之，可以致雷雨，祛疾苦，立功救人。我兄弟五人，要聞雷聲，但喚雷大雷二，即相應。然雷五性剛躁，無危急之事，不可喚之。」自是行符致雨，咸有殊效。嘗於吉州市大醉，太守擒而責之，欲加楚辱。遷韶於庭下大呼雷五。時郡中方旱，日光猛熾，霹靂一聲，人皆顛沛。太守下階禮接之，請為致雨。信宿大霽，田原遂足，因為遠近所傳。游滑州，時方久雨，黃河泛濫。官吏備水為勞，忘其寢食。遷韶以鐵札，長二尺，立一符於河岸上。水湧溢堆阜之形，而沿河流下，不敢出其符外。人免墊溺，如今傳之。或有疾請符，不擇筆墨，書而援之，皆得其效。多在江浙間週遊，好啗葷腥，不修道行。後不知所之。（出《神仙感遇傳》）

## 元稹（「稹」原作「積」，據明抄本改）

唐元稹（「稹」原作「積」，據明抄本改）鎮江夏。襄州賈墅（明抄本「墅」作「塹」）有別業。構堂，架梁才畢，疾風甚雨。時戶各輸油六七甕，忽震一聲，甕悉列於樑上，都無滴汗於外。是年稹卒。（出《劇談錄》，明抄本作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## 裴用

唐大和，濮州軍吏裴用者，家富於財。年六十二，病死。既葬旬日，霆震其墓，棺飛出百許步，屍柩零落。其家即遷他處重瘞焉，仍用大鐵索係纜其棺。未幾，震如前。復遷他處重瘞，不旬日，震復如前，而棺柩灰盡，不可得而收矣。因設靈儀，招魂以葬。（出《集異記》）

## 東陽郡山

唐東陽郡，濱於浙江，有山周數百里，江水曲而環焉，遷滯舟楫，人頗病之。常侍敬昕，大和中出守。其山一夕雲物曠晦，暴風雷電，動盪室廬。江水騰溢，莫不惶惑。迨曉方霽。人往視之，已劈而中分，相遠數百步，引江流直而貫焉。其環曲處，悉填以石，遂無縈繞之患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## 段成式伯

唐段成式三從伯父，少時於陽羨親舊舍，夜值雷雨，每電起光中，見有人頭數十，大於栲栳。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## 智空

唐晉陵郡建元寺僧智空，本郡人，道行聞於裡中，年七十餘。一夕既闔關，忽大風雷，若起於禪堂，殷然不絕。燭滅而塵塗，晦黑且甚，簷宇搖震。矍然自念曰：「吾棄家為僧，迨茲四紀，暴雷如是，豈神龍有怒我者？」不然，有罪當雷震死耳。」既而聲益甚，復坐而祝曰：「某少學浮屠氏，為沙門迨五十餘年，豈所行乖於釋氏教耶？不然，且有黷神龍耶？設如是，安敢逃其死？儻不然，則願亟使開霽，俾舉寺僧得自解也。」言竟，大聲一舉，若發左右。茵榻傾糜，昏霾顛悖，由是驚懼仆地。僅食頃，聲方息，雲月晴朗。然覺有腥腐氣，如在室內，因燭視之，於垣下得一蛟皮，長數丈，血滿於地。乃是禪堂北有槐，高數十尋，為雷震死，循理而裂，中有蛟蟠之跡焉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